

<<早安，重庆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早安，重庆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29047283

10位ISBN编号：7229047285

出版时间：2012-4

出版时间：重庆出版社

作者：海娆

页数：315

字数：30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早安，重庆>>

### 内容概要

人到中年的国企工人郑长乐，月工资不足一千，却知足常乐。妻子出轨离婚后，郑长乐在重新寻爱的过程中，认识了从农村进城的打工女陈月梅，婚后的生活贫困却温馨。借旧城改造的春风，郑长乐与母亲合买了带屋顶花园的二手房，一家几口和乐融融，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然而突如其来的一场变故将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瞬间推入绝境，陈月梅身患绝症，郑长乐下岗失业，家庭负债累累，举步维艰……命运将这一切毫不留情地砸在郑长乐的身上，早已不堪重负的他应该如何面对？在逃避与责任之间，他又该如何选择？作品告诉我们怎样在困境中展现真情，在绝望中发现希望，发人深省，感人至深。

<<早安，重庆>>

作者简介

海娆，曾用笔名蕙，重庆人，西南师大中文系毕业，现旅居德国。

代表作有中篇小说《渝儿十八岁》，短篇小说《海口爱情》。  
出版有长篇小说《远嫁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）、《台湾情人》（重庆出版社）。

## &lt;&lt;早安，重庆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01 郑长乐从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离婚。

从街道办事处旧楼的出来，他重一脚轻一脚，有些恍惚。

外面的热浪波涛般涌来，他躲在屋檐下的阴凉处，望了一眼外面惨白的天空，就感觉身体冒烟了。这是一片旧城区，临街的房屋破旧低矮，安上空调后，散热器都架在马路边上，轰隆隆地朝外排放热气。

天在烧，地在烤，内心在煎熬。

郑长乐感觉自己快变成一缕轻烟，被骄阳蒸发。

廖艳从后面跟上来，因为穿了双恨天高凉鞋，走路一摇一摆，像跳脚尖舞，见郑长乐在门口踌躇，以为是等她，眼睛一亮，就快步上前：“老公，要不……”

然后再一起吃顿晚饭，算我们的最后晚餐，好不好？”

“……”廖艳：“婚都离了，不要再乱喊！”

“……”郑长乐眉头一皱，满脸厌烦。

这离婚手续也太简单了，简单得让郑长乐很失落。

他准备了一堆堂皇的理由，比如说性格不合，要给廖艳留些面子。

结果呢，人家根本不问。

红本本缴上去，绿本本领回来，五分钟不到就解决问题。

这时代真是现代化了，什么都追求高效率。

只是，十八年的婚姻，也曾经温馨幸福的家，就这么眨眼之间灰飞烟灭，让郑长乐实在有些恍惚。

十八年呀，从青春到中年。

自欺也好，欺人也罢，欢乐痛苦，层层叠叠加起来，毕竟是一段厚重的岁月，就这样轻飘飘一笔勾销？

郑长乐头重脚轻，恍然如梦。

廖艳见他踌躇不语，还以为他心痛钱。

她太了解他了，一贯节俭，就豪气道：“那算我请你，好不好？”

天这么热，我们去那边的水吧坐坐，歇一会儿凉。

那里有空调，环境不错。

你不晓得，现在的年轻人才会享受哟，哪像我们年轻那阵，你一支四分钱的香蕉冰糕就把我打发了。

现在耍朋友兴讲情调，喝啥子“钟爱一生”，“月亮代表我的心”，没听说过吧？”

名字都取得嘿（很）好听，其实就是当年的清凉饮料，只不过加了些花哨的颜色。

走吧走吧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，我们也去学回年轻人，浪漫一把。

对了，我请你喝一杯“激情岁月”，保证你喜欢。

“……”郑长乐白她一眼，厌烦中却又有些好奇：“啥子‘激情岁月’哟，我听都没听说过，哪个会喜欢？”

“……”廖艳神秘一笑，暗暗得意。

她是与时俱进了，趁郑长乐上班，悄悄跟人溜出来潇洒。

泡水吧，逛迪厅夜总会，泡脚泡澡，享受生活。

郑长乐还是老一套，每天只晓得上班下班，买菜做饭，最多周末跟兄弟伙搓两圈麻将，喝杯啤酒，完全还生活在上个世纪，简直就是个土包子，也可怜。

不过她不想刺激他，就装出一脸不以为然：“咳，就是过去八分钱一杯的酸梅汤，你不是最爱喝吗？”

现在换个名字叫“激情岁月”，卖八块钱一杯了，说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是生活的味道，是岁月的味道。

说你落伍跟不上形势吧，你还不承认。

走走走，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我请客，带你去开个洋荤，也时髦一回。

## &lt;&lt;早安，重庆&gt;&gt;

”说完就上前要挽他的手。

这个女人，昨天还哭哭啼啼，求他不要离婚，说要痛改前非，要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，可今天真离了，她竟屁事没得，甚至还有点欢天喜地。

真是没心没肺啊。

郑长乐胳膊一抖，甩开她，说：“傍大款了？

有钱学会玩洋格了？

”廖艳收起笑意，顿时又一脸楚楚可怜：“老公，人活一世不容易，能快乐一天，就享受一天。

就算我跟你赔礼道歉，还不行吗？

”说完身子一软，又贴上来了。

郑长乐突然烦了，觉得她真是不要脸。

一把推开她，掏出刚领的离婚证说：“你看清楚了，这是啥子？

国家法律，打脱离。

啥叫打脱离你懂嚟？

不懂我再跟你解释一遍，就是从今天起，我们两个断绝关系。

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

我是井水，你是河水，我们互不侵犯，懂了嚟？

所以请你放尊重点，不要再跟我拉拉扯扯，乱喊老公。

我不是你老公，也担当不起！

”廖艳立即眼睛红了，嘴一嘟，也有些愤愤道：“那只是你的说法！

要我说呢，你是小龙的爸，我是小龙的妈。

只要小龙还在，我们两个就脱不了关系，一辈子都断绝不了，除非哪天小龙死了。

”郑长乐一听，火冒三丈：“啥子呢，你咒小龙死？

咒我们郑家断子绝孙？

”他一生气就瞪眼，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。

郑家就这一根独苗，她居然这样咒人，太歹毒了。

廖艳慌了，她最怕郑长乐这种眼神，凶神恶煞，能把人恨出一个洞来，何况她并没有那意思，却百嘴难辩，急得满地打转，跺脚赌咒：“哎呀！

天打五雷轰的，我哪里是那个意思嘛？

我不过想说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。

不管离婚不离婚，我们都永远是小龙的父母。

人家说一日夫妻百日恩。

我们都做了十八年夫妻&hellip;&hellip;”廖艳心一酸，眼一眨，长长密密的睫毛下，竟滚出长串泪珠来。

”小龙是你们郑家的独苗，难道不是我廖艳的独苗？

当妈的再是罪该万死，也还不至于咒自己身上落下来的肉吧？

”&hellip;&hellip;”哼，你还好意思说这些？

”郑长乐最恨她说一套做一套，“你心里要还有这十八年婚姻，还有小龙这个儿子，就不会干出那些丢人现眼的丑事来！

”说完咬牙切齿，用离婚证狠狠去戳她的脸，“我怀疑你这里长的不是脸，是城墙拐拐！

”廖艳一个踉跄，后退几步，呜呜咽咽得更伤心了。

郑长乐转过身去，不想看她。

受伤的是他，该哭的是他，她倒抢先一步，先演起戏来。

身旁有行人停下脚步，朝他们张望。

郑长乐觉得很没面子，就抬头望天。

是下午的光景，天空惨白，像火焰深处的那团白光，看一眼就眼发花，心发毛，感觉身体也着火了。

郑长乐努力让自己不燃烧起来，就压低嗓音：“算了，廖艳，别的我也不想多说，说多了伤心，

## &lt;&lt;早安，重庆&gt;&gt;

也伤身。

一句话，我们夫妻缘分尽了。

从今以后，你就好自为之吧。

”他说完一抬腿，一脚踩进阳光里，走了。

郑长乐是典型的重庆男人，身材不高，却干精火旺。

即使三天不吃不喝，也精神抖擞，脚步铿锵。

太阳火辣辣的，身上的T恤衫成了刚刚出锅的烙饼，软塌塌地贴着他烫。

他仿佛听见身体被炙烤得“吱吱”冒油的声音，索性抬起头来，迎着太阳，自嘲道：“共产党员死都不怕，还怕困难？

我郑长乐，死都不怕，还怕离婚？

！

笑话！

”廖艳目送郑长乐渐行渐远，一跺脚，丢下一句：“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！

郑长乐，你个茅厕头的石头，又臭又硬！

”一扭一扭，也走了。

昨天她哭哭啼啼，不想离婚，是真的。

今天真离了，她无所谓，也是真的。

她会这么想，都是多年来郑长乐调教的结果。

郑长乐常说：“塞翁失马，看起来是祸，其实是福。

”“天塌下来，大不了扯来当铺盖。

”“船到桥头自然直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

”由此推来，离婚也不只是坏事，因为所有的坏事都有可能变成好事。

婚姻的枷锁失去了，换回的，是爱的自由。

她才三十八岁，不算太老，喜欢她的男人还有几个。

离了婚正好如鱼得水，至少还可以在老男人的湖里去畅游几年。

她有时恨自己生不逢时，如果能晚生十年八年，她就不仅仅在湖里游了，她得去畅游大海，人生一定比现在精彩。

穿街过巷，郑长乐毫无目的一路疾行，不觉竟来到一段旧城墙上。

再往下就是嘉陵江了。

夏天的嘉陵江，没有了春天的碧蓝如带，却也温温婉婉，像个羞涩的旧式女人去赴约会。

那长江大河一路由西咆哮而来，经过了千里万里的追寻，似乎早已迫不及待，一过朝天门，就将恋人揽裹入怀。

你如果见过这两江相遇时的激情澎湃；见过它们交合时的沉醉忘情，狂欢舞蹈；见过它们义无反顾难分难舍，滚滚东去，你就知道江河的爱情，比人类的爱情更久远坚贞。

那才是真正的不离不弃，永不分离。

郑长乐站在旧城墙上的黄葛树下，望着前方起伏的山峦，奔涌的江河，人就有些发呆了。

他半眯着眼睛，任目光抚过远处的山峦，对岸的楼宇，最后疲惫地落在江边戏水的孩童身上。

这情景既熟悉又陌生，让他感到隐隐的酸涩。

山城是著名的“火炉”。

小时候，哪家临江而居的男孩子，没有偷偷溜下河，去享受烈日下江水的清凉？

那种光着屁股，纵身跃入水中的舒畅，恍若昨日，而他已经人到中年，连儿子都早过了戏水的年龄。

人生真是如梦啊，梦醒之后一场空。

郑长乐心里一悲，想哭。

沿城墙是一溜低矮破旧的居民房，被骄阳烤晒得无精打采，东倒西歪。

一对老夫妻躺在路边的竹椅上乘凉，懒洋洋地沉默无言。

与江对面渝中区的热闹繁华比起来，这里像一个被时光遗忘的角落。

如果从天空俯视，你一定会惊诧这一江之隔的城市两岸，居然有这样大的不同。

## &lt;&lt;早安，重庆&gt;&gt;

就像时间的两只脚，一只已踏进21世纪，另一只还停留在20世纪。

江那边的渝中区是一张彩色照片，色彩浓烈，线条清晰，亮晶晶新崭崭透着华丽的现代气息；江这边的江北城呢，却是泛黄的黑白照片，影像模糊，色彩暗淡，是一段衰败的旧时光。

郑长乐的家，就在这段旧时光里。

那是单位几年前分的集资房，就在后面不远的半坡上，一室一厅，不大，但他已经知足了，好歹算是自己的窝。

现在这里却成了伤心地。

一想到刚刚经历的离婚手续，前后不到五分钟，近二十年的婚姻就解体了。

人散了，家没了，他就又一次感到了痛。

黄葛树上的金阿子一声比一声叫得凄厉，像钝刀割人，割得他的心一颤，又一颤。

他点上烟，深深吸了一口，再仰头狠狠吐出来，看着软绵绵的烟圈在空中挣扎着散去，脸上便有了一种英雄的壮烈。

“要学那，泰山顶上一青松，呃呃呃……” 嗓子里突然自己就冒出这歌来，同时身体也站出相应的姿式，就像当年舞台上的那个英雄。

郑长乐生于20世纪50年代，青年时代喜欢的那些歌，早已血液一样融于生命，成了他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“挺然屹立傲苍穹。

八千里风暴吹不倒，九千个雷霆也难轰。

烈日喷炎晒不死，严寒冰雪郁郁葱葱……” 他紧闭双眼，摇头晃脑，声情并茂，几乎是一口气将歌唱完，才慢慢睁眼。

那歌声像一道光，让他纷乱的思绪渐渐显出清晰的轮廓。

他这才缓过神来，无意中发现，那对老夫妻正伸长脖子，一脸惊愕地望着他。

他尴尬地笑笑。

老人担忧的眼神让他突然想起母亲。

他得去看母亲。

都说女人受了伤，喜欢回娘家去寻找安慰。

其实男人也一样，只是不如女人那样直白而已。

母亲老了，已失去了庇护孩子的能力，那就在她身边坐一会儿吧，陪她说说话，重温一段旧时光也好啊。

妻子走了，儿子不归。

有母亲的地方，仍然是家。

“咳，离了也好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

天涯何处无芳草。

现在这世界，钱不好找，两条腿的人还不好找么？

满大街都是，任我挑，任我选。

”郑长乐潇洒地甩了甩头，自言自语道。

“世间溜溜的女子，任我溜溜地爱哟……”他哼着小曲，又幸福起来，直奔不远处的菜市场。

02 母亲住得不远。

一爬上坡顶，再往下，就是母亲住的老房子了。

那地方叫谢家沟，沟背后是一面山坡，一边是菜地，另一边是低矮民房，密密麻麻，直至江边。

翻过山去是金厂沟，沟那边又连着一匹山--这里处于长江北岸，地势起伏，有爬不完的坡，翻不完的坎。

这也是典型的重庆地形。

有首歌是这么唱的：“好个重庆城，山高路不平……” 这些民房大都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有老式的竹木混搭的吊脚楼，油毛毡盖顶，也有篾笆条加黄泥巴敷的棚屋，最好的要算砖房了，却都无一例外低矮破败。



## &lt;&lt;早安，重庆&gt;&gt;

这里曾经是大型国营企业如织布厂、港务局，以及长江航运的家属区，后来随着国营企业的不景气、织布厂的倒闭、长江航运的凋零，这片曾经火热的生活区才衰败下来，只剩些退休老人和下岗工人，整天无所事事，聚在一起靠搓麻将、摆龙门阵打发不死不活的光阴。

郑长乐每次去看母亲，走在熟悉的山路上，都有梦回童年的感觉。

遗憾的是，山坡上绿油油的菜地不见了，到处都是荒草和垃圾。

路上的石板也松了，脚踏上去晃晃悠悠，似乎再难承载行人。

母亲住的房子位于菜地和居民区交界处，共有四户人家，三户都是和母亲一样的空巢老人，一窝儿女翅膀硬了，飞出去就很少回来。

只有一户年轻些，是一对下岗的中年夫妻带个读书的儿子。

小院的木门敞开着，里面清丝哑静。

郑长乐一进去，就感到一股舒适的凉意。

母亲不在家，她一定是打麻将还没回来。

他掏钥匙开门，才有邻居探出身子跟他说话：“哦，原来是长乐回来了。

我还以为是贼娃子进屋了耶。

”因为没有好心情，郑长乐跟邻居支吾两句，算打过招呼，便进了屋。

里面黑咕隆咚的，只见一个人影一动不动坐在床头。

那是大哥郑长宝。

郑长宝是傻子，十六岁那年被一颗流弹击中，就傻了。

那一年重庆搞武斗，几家兵工厂的轻重型兵器都被造反派们搬出来。

子弹在天上如焰火乱绽，大炮隔着江，轰来轰去。

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。

郑家家教严，怕孩子们出去惹事，就把他们统统关在家里。

长宝是老大，最懂事，负责在家看管弟妹和煮饭。

母亲在织布厂上三班倒。

有一天，他为母亲送饭回来，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被一颗不知从哪里飞来的流弹击中了后脑勺。

送去医院取出了弹片，捡了条命，人却傻了。

后来他的左边身体慢慢萎缩，只剩右边身体还能动弹。

耳朵能听懂些简单的句子，却说不出话来，从此就只能吃喝拉撒，跟植物人一样。

死也不死，活又活不伸展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一直是郑家最沉重的痛。

“大白天的，屋里怎么这么黑？”

郑长乐有些不适应，去拉开用旧床单改做的窗帘。

屋子顿时明亮起来，一屋的破败便一览无余。

发黑的竹碗柜，油漆脱落的木饭桌，粗糙的水泥地面，墙上发旧的年历画。

郑长宝似乎不太适应这样的明亮，头压得更低。

郑长乐厌烦地皱了皱眉，瞥一眼他身后的床，又用鼻子吸吸，没发现怪味，才说：“长宝，你今天没有画地图呀？”

郑长宝抬起头来，用呆滞的目光望他一眼，算是回应，又低下头去。

郑长乐不再看他，把篋里的菜拿出来放在桌上，藤藤菜、豆腐干、瘦肉、番茄，还有鸡蛋。

都是母亲爱吃的。

爱情实在靠不住，唯有这母爱，任时光荏苒，仍坚如磐石。

这房子依山而建，几家住房在坡下，共用厨房在坡上。

中间由几步石梯相连。

郑长乐脱下衣衫，光着上身，拿了脸盆和毛巾，就去厨房，想接水洗脸，这才发现接不了水，水龙头都加了锁。

那小木盒还是自己的杰作，怎么就忘了？

便自嘲地笑笑，想他真是老了啊，忘性好大。



## &lt;&lt;早安，重庆&gt;&gt;

从前几家人共用一个水龙头，费用平摊，几十年都相安无事过来了，近几年才突然有了隔阂，计较起各家用水不均，平摊起来不划算，最终想出这个法子，不仅各家分装了水表和水龙头，还嫌不够，又在水龙头上加了盒子上锁，邻里之间当贼防。

他悻悻转身，揭开旁边的水缸盖，发现水缸也空了。

再看旁边母亲的灶台，也冷锅冷灶，就想，母亲一天没生火，难道中午没吃饭？

赶紧下楼回屋去，打开冰箱，发现里面除了一锅绿豆稀饭，就是一碗泡豇豆，几块豆腐乳。

母亲把日子过成这样，郑长乐心酸起来，便拎了水桶去打水。

过了门前的小河沟，对面不远处的菜地间，有一口老井。

郑长乐一桶水打起来，先把自己擦洗得浑身清凉，再一桶一桶拎回家，直到把母亲的水缸灌满，才关了门，去找母亲。

屋背后的半山坡上，有一个当年为备战而挖下的防空洞，从没派上防空用途，倒成了这一带居民夏天里的避暑天堂。

郑长乐人还没走拢，就听到一阵稀里哗啦的洗牌声，和着阵阵浸骨的凉意，向他袭来。

有人远远见了，他，扯起嗓子通风报信：“郑婆婆，你家长乐来了。”

“郑母正在兴头上，没料到儿子突然来了，既惊喜又慌张，抬起头来埋怨道：“哪个今天不上班有时间了？”

“旁边看牌的人就趁机打趣：“难怪郑婆婆今天手气好，连打自摸。”

原来是儿子带来的好运气。

“郑长乐跟众人打过嘻哈，就站到旁边看母亲打牌。

郑母哪里还有心思，吃了一个包席，自己都不好意思了。

直到最后点了个炮，掏出五角钱来索性撤退。

说儿子难得回来一趟，她得回家为儿子煮饭。

母子俩就手牵手回家。

郑母瘦瘦小小的，笑眯眯的一脸慈悲。

走到拐角无人处，她伸手去摸了摸胀鼓鼓的荷包，高兴道：“长乐，妈今天手气好惨了，接连打了几个自摸，还做了一个清一色，赢惨了！”

“郑长乐也顺势侧过身去，伸手拍了拍母亲的荷包，夸张道：“当真！”

看来这两天的菜钱又有着（落）了。

“等拐下山坡，快到家时，郑母突然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，仰头望着儿子说：“对了，这么大的事，你看我怎么就差点忘了？”

长乐，下个月这里就要拆迁了。

这回是真的。

还说，提前搬走有奖励。

五千块钱的搬迁奖呢。

你赶快帮妈找房子吧。

“真的？”

“郑长乐也有些不敢相信。

早就传说这里要拆迁，沸沸扬扬好几年了，耳根子都起老茧了，却一直是只吹风，不下雨，没动静。

“煮的！”

难道妈还骗你？

今天上午都来人了，正式通知，说下月初开始正式拆迁。

有两个方案让我们选，一个是领拆迁补贴，自找住处；另一个是不领钱，得安置房。

听说安置房偏远得很，在机场那边。

我是不想搬那么远。

你们几个娃儿都在城里，妈年纪大了，不想离开你们住得太远。

你说呢？

“那当然。”

## &lt;&lt;早安，重庆&gt;&gt;

妈，你住远了我们也不放心啊，去看你一趟都不方便。

“就是。

这一天一天的，腿脚越来越不利索了。

你就赶快帮妈找房子去吧。

早搬有奖，五千块呢。

“两个人的心都要飞起来了。

谢天谢地，终于要搬了。

“看报纸上说，政府准备把整个江北老城都拆掉，重新规划，要建文化中心、歌剧院。

今后市政府都要搬过来。

你们下面这一动，我们上面也快了。

“就是” “那就好了，这沟沟头我住了几十年，早住够了。

正愁这人啊，一天一天就老了，出门爬坡上坎的，买菜都难。

还以为妈这把年纪，等不到搬新房那天了呢！

真是老天开眼啊！

“一张老脸都笑开了花。

一进屋，郑母就直奔里屋，迫不及待，在门背后的尿罐上解了一泡长长的小便。

然后出来站在老头的遗像前，嘀咕道：“老头子，这里马上要拆迁了。

拆迁后，我们就要搬去住楼房了。

新楼房都建在大街上，出门就是菜市场，方便得很。

房子还有厕所，就不用再倒尿罐了。

厨房呢，不烧煤，都烧气。

开关一拧火就来了。

那日子才叫幸福哟，就像进入共产主义。

你个人要早走，没那个命。

不然也跟我们一起去搬新家，享福去了。

“郑父一副慈眉善目，在黑框里朝她微笑，听了也不嫉妒，依然笑眯眯的，仿佛在说：“去吧去吧，把我的福也一起享了。

“郑长乐嘴里叼了根烟，皱着眉头在厨房发火煮饭。

他动作娴熟，先掏空煤灰，往炉芯里塞些废纸碎柴，上面再搁上几块煤球，打火机往炉底一伸，“咔嚓”一声，火就来了。

郑长乐拍了拍手上的灰，站在楼梯口，朝下喊：“长宝，扇火！”

“就见屋里那雕像动了动。

郑长宝佝偻着背，手里拿一把烂蒲扇，一颠一颠走上来了，坐在小木凳上，对准煤炉口，一下又一下，有力而准确地扇起火来。

这是他干得最好的家务活。

郑母一边理菜，一边说：“长乐呀，今天又不是星期天，哪个突然就跑来了？”

害得妈火也没发，饭也没煮，家里连像样的菜都没得。

还好你带了菜来，不然今天晚上就只有稀饭咸菜了。

“就是” “咳，想妈了，就来，难道还要预约么？”

我就是专门搞突然袭击，看你过得好不好？”

结果呢，不行哟，妈，你看你都吃些啥？”

就是稀饭下泡豇豆呀？”

有啥子营养？”

自己的身体都不要了，还说不要我们操心，你会自己照顾自己。

你就是这样照顾自己的？”

“郑母有些不好意思：“唉，这么热的天，也吃不下东西。

再说了，出门买菜，爬坡上坎的，懒得走。

## &lt;&lt;早安，重庆&gt;&gt;

反正两个人也吃不了多少，不想太麻烦。

“洗菜水被倒进桶里，拎到屋外。

郑母走进里屋，端出藏在门背后的瓦尿罐，一颠一颠出了门。

还有长宝床下的尿壶，也满了，也得倒掉。

这是她每天必做的工作，黄昏时分，倒掉蓄存了一夜一天的宿便，洗菜洗衣剩下的水，正好用来冲洗尿罐。

郑长乐在厨房煮焖锅饭。

把米放进镬锅，加水煮开，滗干米汤，再侧起锅来一圈一圈慢慢焖。

灶旁边的石板下，上次买的煤球已所剩无几。

看来又该买煤了。

他从前不觉得，自从从这里搬出去，住进单位集资的楼房，用上天然气，才发现烧煤太麻烦了。

买煤挑煤，发火背火，通火时煤灰乱飞，用后还得掏渣清理，太落后了。

拆吧拆吧，他都有些等不急了。

趁焖饭的间歇，郑长乐去厨房门外抽烟，正看见母亲端着尿罐颤颤巍巍走出来。

门前的小溪沟，终年流水叮咚，从后面坡上的大堰塘流出，一路往下，流过三洞桥，再流进长江。

母亲站在溪沟边，一边跟邻居说着话，一边动作熟练，把尿罐往条石上一放，揭开盖子，朝前一倾，郑长乐就闻到一股浓烈的臊臭味在空中飘来。

不能住了，不能住了。

都进入21世纪了，看看城里的有钱人，都住洋房开小车了，过起电影里外国人的生活。

这里还这么原始落后，简直还像旧社会。

郑长乐愤愤然，把手里的烟头用力一扔，弹进沟里。

记忆里的这条溪沟可不这样。

夏天一场暴雨后，溪水猛涨，从上面的农田漫涌下来。

郑长乐还记得当年在沟里撮鱼的情景，小伙伴们纷纷偷出家里淘菜的笕箕，在水草间这里一撮，那里一捞，总能捞到几条活蹦乱跳的鱼虾。

那时的沟边石缝里，还时常可见螃蟹出没。

夏天人们还喜欢在沟里淘菜洗衣。

这才过去多少年啊，清澈的溪沟竟然变成露天公厕，浊水横流，臭气熏天。

这一坡下去的居民才惨，如同生活在粪坑旁。

只是美了溪沟两边的杂草野花，一年比一年更长势丰美。

可这又能怪谁呢？

先是坡上的农田荒芜，纷纷建立的皮革厂、塑胶厂等，都把废水排进这沟里。

沟水一会儿是刺鼻的污红，一会儿是呛人的浊黄，有一阵还冒着一层厚厚的白沫，令人一闻就恶心想吐。

这一带民房都没有厕所。

早几年还有农民每天黄昏挑着木桶，来挨家收粪。

人还没走拢，悠长一声“倒桶了--”，家家户户就行动起来。

那时候三洞桥外的长江边上，总泊着一只收粪的木船。

也不知从何时起，木船不再来了，收粪人也不再见踪影，推算起来，应该是从农村用上化肥开始吧。

有了化肥，便不再稀罕城里人的粪便，也因此苦了城里人。

刚开始大家还讲文明，把尿罐端到附近的公共厕所去倒，但很快就放弃了。

因为厕所也没人来清理。

这一带坡地，车来不了，上下全是狭窄的石梯路，运输只能靠人力，肩挑背扛。

公厕的便池满了，一场大雨，冲得四处横流。

不久公厕就被封了，人们只得把家门前后的阴沟水渠，当成天然的排污设施。

流水也真是好东西，能冲走一切污浊秽物。

至于冲去哪里，他们就不管了，也管不了。

## &lt;&lt;早安，重庆&gt;&gt;

只求眼不见，心不烦。

也得感谢这山坡地势，这江河东流，再臭再脏，来一场大雨，稀里哗啦水一冲，又干净了。这真是老天对重庆的厚爱。

晚饭时又说起拆迁的事来。

郑母兴奋道：“长乐啊，我们下面这一动，你们上面也快了。

依我看呢，今后我们买房子，也买到一堆儿，好不好？

妈是一天天就老了，不想离开你们住得太远，害怕到时候想看你们一眼都难。

” “那当然，还用你说。

最好是一幢楼里，楼上楼下，就更方便了。

” 他们一边吃饭，一边憧憬美好未来。

刚吃完饭，郑长乐腰间的小灵通突然响了。

是熊大哥，问他事情办妥没得。

说身边有好几个候补人选，都等着郑长乐合法解套，恢复单身。

郑长乐接完电话，情绪高涨。

郑母耳背，在机声隆隆的织布厂当了三十多年的织布工，听觉早就迟钝了，就盯着儿子：“啥事啊，这么高兴？

捡到钱包了啊？

” 郑长乐这才把离婚的事情告诉了母亲，说今天刚刚办了手续，就有人要帮他介绍女朋友。

他都还没喘过气来呢，想歇歇再说。

郑长乐边说边装出一脸的轻描淡写和对别人热心的不耐烦。

仿佛离婚是一件美事，他梦寐以求很久了，终于如愿。

……

## &lt;&lt;早安，重庆&gt;&gt;

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对故乡之城的一往情深，对社会民生的入微体察，对百姓心理的真切洞悉和对美好未来的热切寄望，全都丝丝入扣地交融于海饶感性细腻、鲜活传神的笔触之中，使这部小说具备了一种令人开卷心动、掩卷难忘的文学魅力。

——余德庄 国家一级作家 海饶文笔柔软，而目光尖锐，《早安，重庆》有生活感和当下感，这是《红岩》首发这部长篇的主要原因。

——刘阳 《红岩》主编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，读罢令人掩卷深思。人生是一部痛苦史，主人公却能在心灵的沉淀中寻找希望，战胜挫折，一个绝对的现代阿Q。作者旅居德国，却关注国内民生疾苦，为弱势群体写作。这种写作良知，让人敬佩。

——大仙 作家、诗人，&ldquo;北京青年报&rdquo;资深编辑 我很喜欢这个书名，它让我想到我的故乡，亲切而忧伤。

还有作品中那些&ldquo;没有意义的小人物&rdquo;，他们的故事不仅让我感动，还让我看到一种民族坚韧的精神力量。

——Arold Stadler 德国作家，以&ldquo;故乡三部曲&rdquo;闻名 小说生动地展示了一幅当今中国底层百姓的生活图。

尤其精彩的是主人公的性格特征，他虽然经历过文革，却没有生活在阴影中，反而让自己更加坚强。他面对困难时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的情景，尤其意味深长。

——Frank Quilitzsch 德国作家、文学博士，&ldquo;图林根报&rdquo;文化主编 作者通过主人公的命运，展示了当今中国高速发展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，如城乡差距、看病难等。这是一部扣人心弦的小说，它不仅引人入胜，而且告诉我们怎样在绝望中发现希望。主人公细腻的内心里体验，让读者感同身受。

——Simin Mazaheri 德国汉学博士，自由文学评论家

## <<早安，重庆>>

### 编辑推荐

平民百姓的酸甜苦辣 顽强坚忍、乐观向上的草根精神 一段爬坡上坎、负重前行的历史 同类小说如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多年前取得巨大成功。本书与之相比更胜一筹，除了鲜明的时代特色，人物更具个性特色，故事更具戏剧性，且作品的内容含量更加丰富，有对社会的批判，更有对真善美的歌颂和对明天的希望。

重庆人写重庆故事，能引起人们对重庆的关注，对幸福的思考和对某些社会现象的深思。作品故事性强，生活气息浓，人物特性格鲜明且各有特色。



<<早安，重庆>>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